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麓堂集卷三十八至三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劉淡

懐麓堂集卷三十八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十八

雜著策問頌表

原壽

壽之道有三說焉曰數曰氣曰理天地以運人以世花木以歲蜉蝣之屬以日數也人能使物不壽而不能以自壽天地

能畀人物以壽及其至也雖天地不能以自壽然天地之數有恒而人物之壽無恒于人之中又百有不齊者于是數之說窮而言氣者勝上古之時其世鴻蒙其質敦龎其欲寡而不淫故其民壽中古以下質澆而欲滋及于後世嗟乎極矣雖有壽者猶將戕之刬其未必有耶然方其鴻蒙敦龎也固不免孩殤夭折之徒而黃髮傴僂鮐背鮐者亦間見乎今之世何哉于是氣之說窮而言理者勝傳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壽夫苟植德則睟面盎背身安而氣和其所醖釀培

植自有不可已者殖私稔惡者反是此天下之通理也然顔之夭跖之壽恒不免夫君子之論於是理之說又窮而天下貿貿焉不知其所歸矣夫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數三者固相有而不相無者是何其乖戾錯逆之甚哉意者其各自為用而不能相通邪其或轇轕紛亂乎其間而莫之辨也然則君子將何居曰理勝洪範九五福曰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德者壽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吾觀夫自古以降其有能植德者不壽其

身則壽其名及其子若孫雖其修短盈朒或不能齊而其所享皆所謂睟盎而安和者雖皆謂之壽可也殖私而捻惡者反是雖不謂之壽亦可也及其惑也則求之於醫藥而不得則求之於服食而不得則求之於禨禬巫祝之間則其説愈繁而愈不可通矣然則如之何曰修身以俟之先其事而後其獲若曰有氣焉有數焉君子不謂也今人以壽祝人人雖知其未必得必喜而受之以德勉人人雖知其可得壽鮮而悦而受者君子之

愛人也以德故祝之壽者必願之德願之德乃所以為
愛之至也作原壽

記女醫

京師有女醫主婦女孩稚之疾其為人不識文字不辨
方脈不能名藥物不習於炮煉烹煮之用以金購大醫
求婦女孩稚之劑教之曰某丸某散某者丸之某者散
之載而歸人有名者携所購以往脈其指炙其面探藥
囊中與之雖誤投以他藥弗辨也然而婦女之愛其身

若子者舉其軀付之無疑焉幸而不至于喪敗捐縠帛金珠予之不少吝其恒喪且敗者曰命也且傳引譽之于隣里而不足則譽之鄉黨而不足則又譽之婣戚識知之人隣里鄉黨婣戚凡識知之人有疾者皆樂而求之幸而不至于喪敗則又引譽之其喪且敗者則又曰命也非女醫之所治者雖名家術士未嘗信之其殭而治之者雖治亦弗之貴也其不幸而喪且敗者則悔且咎之曰不用女醫之過也雖士大夫家亦不免焉其愚

不明亦甚矣嗚呼豈獨女醫哉

記女巫

女巫者主呼名鬼物問吉凶禍福祛疾病凡疾病者女醫不能治則之焉女巫者焚香飾盛服或被髮手刀劒自試以神其不能傷或衣錦衣腰數十鈴跳梁噭號或嘯以呼鬼且至則呼其先姓名曰某為神某為女神某為祟某為禍可禳可除惟令之從祈而聽者曰某之先誠有是誠有是咸稽首伏地不能起顧殺雞羊澆酒化

楮以為謝葢人之死者無有不為神神者無有不祟且禍焉者也又令圖其神之形于家以祀以禱乃棄毀其所事之主而鬼其親之身若是者家有之焉有所喜則名女巫至鼓舞號嗷以為福有所憂患則因以除之雖湛溺老佛亦未有若是甚者卜筮而下弗論也彼女醫者予恒慨之若是者將何如邪夫女醫者不過殺人之身而巫乃能喪其心此其害又有甚者人不自愛其身又不有其心其愚不明又甚矣嗚呼又豈獨女巫哉

醫戒

予年二十九有脾病焉其證能食而不能化因節不多食漸節漸寡幾至廢食氣漸苶形日就憊醫謂為瘵也以藥補之病益甚則補益峻歲且盡乃相謂曰吾計且窮矣若春木旺則脾土必重傷先君子憂之會有老醫孫景祥氏來視曰及春而解予恠問之孫曰病在心火故得木而解彼謂脾病者不揣其本故也子無乃有憂鬱之心乎予輿然曰噫是也蓋是時予屢有妻及弟之

喪悲愴交集積歲而病累月而憊非惟醫不能識而予亦忘之矣於是栝舊藥盡焚之悉聽其所為三日而一藥藥不過四五劑及春而果差因歎曰醫不能識病而欲拯人之危難矣哉又歎曰世之徇名遺實以軀命託之庸人之手者亦豈少哉鄉不此醫之值而徒託諸所謂名醫不當補而補至于憊而莫之悟也因録以自戒

食戒

予病脾時沈都憲時暘嘗對食退語人曰是非不能食

乃多食之過耳後鴻臚凌主簿遠為予言少時病不能食有一叟問曰汝欲食乎吾教汝食翼日可空腹以來比至設飯肉各一器將就食遽以手止焉曰未可也取其飯以箸畫之為四分乃使食食下一口輙欲就肉又止焉曰未可也如是者三盡一分使食肉一臠如是者四而器盡復問曰汝尚能食乎曰能曰不可子姑去凡食必準此為法及歸不閱月而食進往謝且問之叟曰脾性惡膩汝未食而先以膩物困之安能使之運而化

乎予聞之重有感焉越十餘年病再作皆用此法而差因録以自警

思石鐘山辭

予嘗讀蘇文忠公石鐘山記壯其為辭以為善辯者無所施其巧博物者無所用其智誠兹山之偉觀也竊獨擬之辭勝者近夸勢劾者難敵而材力萎薾莫之敢攖加以逸步多艱寡聞成癖未嘗不攘臂三叫臨文長吁思欲駕長艫逆巨浪揖山靈於岩際酹坡仙乎水中而卒

莫可得也王君湖口之產宦遊京師出所為圖發我幽思作思石鐘辭

儵鏗訇以騰越兮潛發乎予之耳傍既趺宕以旁擊兮駭予聽之無方蹇予處此一室兮獨何為乎此聲曰惟有石鐘之山兮恍若見而莫予征披山經以窮搜兮極地志之所載翳玆山之為靈兮屹立乎吳楚之會彼夫人之好奇兮爰告予以嘉名歷漢唐之閎辯兮匪坡仙其孰明儼圖畫其若玆兮目髣髴其遇之予固不知其

靈異之至此兮益始信而中疑夫山之偶得名兮紛不出乎一口或以形而與聲兮益旁觀而博取苟聖人之所遺兮安知不出乎牧叟與樵童彼固知歌鐘無射之為何物兮又焉用夫鞺鞳與噌吰矧坡仙之所陋兮鏗考擊其猶在豈不可乎為名兮彼渤也其何罪惟詞人之豪宕兮筆鋒莫之敢當縱馳波於萬壑兮寧肯度尺而寸量予既不知其果不然兮敢爭衡於千古鼓蘭棹予南遊兮念長路之伊阻嗟昔人之凋喪兮徒下上其

求之山既不能以自鳴兮猿鶴聚而咻之相九州之奇跡兮予獨滯此一邦也幽恠慌惚紛不可名兮曾何獨此石鍾也豈刻雕而為之兮造物者之冥冥也縱不得與於嘉名兮亦何害其為形也石鍾之山嶒峷而嵯峨嗟爾石鍾兮其如予何

大雅堂辭

大雅堂者番陽胡氏世居之堂也胡之先有振鄉者當元季之亂以鄉兵應韓邦彥累功授饒州路發判為賊

所得給之降醉其衆手殺數人事弗濟罵賊而死其妻趙氏携其孤叔儀間關還其鄉守節終身時有名斯堂以暴其事者六世孫刑部員外郎韶以遺卷請予為楚辭以傷之

嗟大雅之久不作兮歲月忽其不反世汩汩以競趨兮見頽波之既奔元社屋而人非兮歸斯堂之獨存當彭蠡之弗瀦兮魚鰕亦紛其跳躑民倀倀其無所歸兮詎一倅之能邮慨胡公之烈烈兮奮長戈而獨前顧吾力

之幾何兮支大廈於既顛轉百戰而不少摧兮胡一蹶而弗興吾豈甘霽雲之就縳兮寧為區寄而無成血余口而罵弗絶聲兮亦何慙乎杲卿諒萬事之不可為兮終一死以自明哀彼婦之嬃嬃兮亦哀哀其皃泣身秉節以不渝兮誓黄泉之同入寧不知身之可惜兮惟全義之為急亦豈無夫忠婦節兮誰使夫一門之交集信二美之不可兼兮俗每難乎獨立番之水兮匡之山流清洽兮聳孱顔鍾彼氣兮靈傑孰妖氛兮可奸殆將使

汙潢若泚而自雪培塿若增而巑岏彼冠屨兮何人刲箕裘兮後賢撫斯文兮若不可以復和徒一倡而三歎

夢鶴辭

御史張君希載之生其母夢有鶴自天而降予聞而異之從而為之辭

若有夢兮滇之陽歷倒景兮遡瑶光彼鶴兮何來掠孤雲兮下翔入我户兮升我堂縞雙袂兮玄裳名卜史兮占之奄何為乎彼祥鬱佳氣兮葱龍覆高門兮如蓋倏

余子兮降神將有徵兮其類美姿兮修能潔冰霜兮靡
中與外睨雞羣兮鷗輩迴隔彼兮塵壒纚裳兮冠豸光
繽紛兮綷縩望天門兮峩峩振我羽兮誰鎩漸鴻兮薦
鶂高翶兮遠擢桀塒兮奮若或內顧兮如作鑑余影兮
清漣抗余音兮寥廓縱曹分兮彙較天壤之間兮孰如
我鶴鶴之生兮惚怳鶴之來兮夢想彼人之鶴兮非幻
彼古之祥兮疇能以我為爽雪為骨兮玉為顏駕弱水
兮超蓬山覽圜方兮在睇俯點視兮齊烟閱萬有兮獨

壽與四靈兮為羣諒茲語兮不愧彼曲江之人兮若千載而猶存

寫騷亭辭為葉崇禮太守作

古之風兮云邈騷之辭兮誰作吾寫吾騷兮吾寧以此為樂高歌兮傷烈徵吟兮愁絶寫吾心兮中結彼世之人兮無寧以我為拙晨暉兮夜膏風燈兮露毫往不棄兮復不為勞寫吾心兮匪吾騷諒茲興兮有託豈吾生兮不遭騷兮騷兮楚之人欲寫而不可得空送子兮江

臯

藻軒解

青華主人建閣南輿高居江渺搆材為亭甃石為沼層瀾碧瀫衆卉雲繞擷芳漱潔名之曰藻客有過者難之曰萬彚蘩茁羣植並分鉅者為梗橡秀者為篁筠堅者為櫓栢芬者為蘭蓀山苞水葩莫可具陳彼藻之細何足以云主人曰君子設佩聖人取物匪名則嘉惟義斯擇品不必富類不必僻泥形為迂執象為惑子坐聽我

言藻之德夫藻者氣孕天秀根含地靈內秉柔質外敷素英不雕而華匪馞其馨順時生者為孫命與物徙者為和光寧負潔以自濯亦何心於行藏客曰可得聞邪主人曰窮海之裔荒溪之涯舟檝之所不至人跡之所不加以汗漫為方以波濤為家雖溷跡於艸莽寧委情於泥沙客曰孅哉善藏其用子既出矣請言乎動主人曰或載衣襟或登筐篚滌以甘泉薦以方簋陋末跡於芻蕘耻遺瑕於葑菲繪形則與火齊光比德則與鑑為

軌功雖著而不知其勞用非奢而莫闕其美客曰韙哉

君子之斐主人曰嘻物貴實用禮戒彌文弗玩其華而

采其根楚佩江蓱周歌澗蘩桃李薇蕨維葛與蘋匏瓜

行葦列國所陳緊藻之德於吾則均朝爾吾居夕吾爾

羣匪藻吾軒亦藻吾身下雪民隱上華國勳惟夙夜是

存以無負於吾軒客起再拜歛容棘吻君門巍巍朦者

莫瞬君行濯濯瑕莫可捃包荒納汙辭不我擯鄙人何

知敢謝不敏主人不答莞爾而哂

冷菴對

陳君粹之以冷名庵舊矣比以江西僉憲考績京師持卷視予因託問答以著其意其辭曰

冬季之月隆寒初沍積凌增丘飛雪斷路冷菴主人方下帷閉户僑于燕山之下客有過之者但見空簕灑地冷颼襲巾鐵光面發玉屑譚紛爐圍不熯纊挾無温容曰嘻事有定分理有固然今子寒不為郊隱不為袁貧不為雎窮不為處拖幽守寂冷何利焉主人曰我性固

是也客曰天有夏令祝融煽陽赤龍奮飛火傘高張野埴龜圻曾波沸湯石爍金流鳥獸遁藏無邵堯夫郤扇之能王仲都環火之方子於斯時能保厥常主人曰吾冷自若也客曰地有炎陬南海之窟歊氛晝壅毒霧朝爔汁漓成漿氣吐成焍蒙絺若負揮筆如失無葛仙翁入水之神費長房縮地之術子遊其間雖冷奚益主人曰吾冷自若也客曰煌煌要路赫赫權門勢焰騰天炎埃漲輪名腸内煎欲火中燻獄鍛者為能吏手炙者為

通人故月不可火勝玉不免石焚子不能遠走出世高飛絶塵胡周旋其間而弗卹厥身主人曰噫吾聞之矣伐國者不問仁擬人者必以倫此獨何言而於我是詢吾固濯吾行操澡吾心思松桂為徒霜雪為期將使憸人膽落而不復逞貪夫股栗而不自持矯彼煩濁歸于清夷冷之道其莫予知也又安能移火鼠之智而卹夏蟲之疑也哉於是汲汎泉煮白石餐清冰嚙苦蘖客亦再拜飽冷之德願同晚歲為冷菴客

政難贈楊賓夫

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獨辦也官官而稱人人而繼然後能徧舉而不墜外由學校郡縣以至于藩臬内由百執事以至于卿相職寖簡而人愈難得或得焉又不能久舉而莫之繼猶弗舉也然則交承之際亦難矣若魏相之嚴而繼以丙吉之寛時人翕然以為知大體然或病其風俗傷敗而不能問郭子儀之寛也李光弼以嚴代之旌旗卒伍精彩一變而士有悍色幾不能安乎其位

此其斟酌調齊之宜固各有在而下上之異議彼此之殊觀乃爾況未必當乎夫學校者政之一也而其務甚重今名籍給稟稱為士者未嘗不志道慕功而其情則多樂放縱而惡拘檢是自為異也朝廷懼士之不自力則置為儒師又恐其不力於教而統之郡縣又慮其所統之不專也則置憲臣以領之天下之大欲憲臣皆得其人者固難而前創後繼殊上而異令彼以為是此以為非彼以為便此以為非便者多矣故嘗譬之農農師

者固欲其鼓舞勸相戒游惰去稂䕋而培嘉禾也業不勤田不殖則責歸之然或時不均力不節業未及成而農已告瘁矣人孰不欲穫良田食嘉穀於此得農師焉又撓之使不得盡其力此政之所以難也山西提學僉憲之任去年得吾友楊君應寧丁政之弊力起頽廢遭訕怒而不悔不踰年以憂去未竟也四明楊君質夫實繼之議者曰應寧嚴矣非寛則無以有濟宜少貶繩墨以徇人之不能或曰學政之弊也蓋十弛而一張舉

於暫而不持於久未可以為善或又曰獘久則習玩玩則易變則難其勢宜漸未可以一朝致也予嘗以質質夫曰子安從哉質夫曰皆是也天下事必有理事有所在則理各有所宜某豈敢適莫於其間哉度時宜觀士習視今日之緩急而為之耳某固知懲羮吹虀之不可為亦何截趾適屨之足為尚哉然固有不可易者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也某知此而已予曰政得其宜則易失其要則難質夫以文學舉高第歷兵刑主事清慎守

約移政於所未試其無難焉耳矣昔韓非作說難韓退之作行難皆有感而為之者予於是亦有感焉質夫又予禮闈所舉士以予為知已不可以無言也作政難以贈之

喻戰送李永敷南歸

永興李生貽教從予游見其文奔放不可羈馬心甚愛之然懼其激而過也稍為之所俾俯就繩尺蓋其心始而疑中而翕然更張之卒乃奮然嚮進若不我惑者久

之其名益彰同舉者未嘗不孫避焉及試禮闈復失利
予為之愕然以驚曰有是哉既閱月生以別告予謂之
曰子知戰乎鼓進金退左射右刺者法也神出鬼沒東
聲西擊變化而無常者用也韓信以意用法故勝趙括
能讀書而不知合變故敗薛萬徹好出奇不拘常法故
不大勝即大敗若衛青之天幸李廣之數奇者皆不論
也生之文豈不既律矣乎然而不捷者數也是未可以
自沮而亦未可以自足也勉哉生乎吾待子於屈賈之

壘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是豈獨於文爲然生乎勉哉予猶懼生之文或過於博也故贈之片言以示約云

擬楊文懿公謚議

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楊公諱守陳之卒也朝廷賜謚曰文懿按内閣所擬御筆所定益謚法所謂敏而好學柔克有光者也文之義十有二懿之義三獨取此二者以其近也公髫丱頴出讀書目五行下考正諸經辨疑發晦抄録論議出人意表出而應試舉浙江解元登

進士高第入翰林歷宫坊為編修侍講為洗馬為侍講學士少詹事其舉業精確録于有司傳之四方又見諸考校為鑑衡模範昭不可掩及播而為紀述制作之文奇聳徤拔脱凡化腐叙事寫物迭出層見偉然成一家之言尤晚生緝筆所覬望而不可及者傳之後世不卜可知也夫是之謂文若開門授徒汲引牖導因才而教温顔而善誘之不煩懲創刻艾之力而士多成材世獲其用居家雍睦與諸弟為師友無宿怨無間言處官際

物紆坦夷之懷履平直之行而禍機不加于身嫉言不聞于耳榮名顯爵以壽自終夫是之謂懿文言學懿言行文見乎外懿兼乎內體用之謂也昔孔文子失於飭身而不聞謚懿孟懿子不能守禮而不得謚文合是二美稱于一代其於千百世亦有徵焉顧非今之所甚難哉國朝文臣出自翰林類謚為文以文婉懿者惟英廟時有若內閣學士吕公原及公吕公亦浙人亦舉解元進士又翰林臺閣之地銓衡之任差若有殊而階秩之

多寡年壽之修短以彼較此亦有可論顧其學行之賢考諸謚法皆可以無愧矣東陽辱公愛最久不敢用私比為公累竊惟淵穎吳公萊為書院山長不登仕籍而學士宋公濂輩為議以謚之公謚出朝廷所賜雖薄劣顓固不敢與有司之事而官在太史職專文學據禮析義修恩命揚令譽以俟來世亦其所得為者也遂為之議謹議

應天府鄉試策問二首

問天下之事處之必有攸當嘗觀古人之行而有疑焉錢穀問內史決獄問廷尉善論相者也而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者則以為不可分載其清靜府中無事善為相者也而自校簿書流汗終日者則知之而不能變白去副封者有矣而以瓦壺焚疏者乃蔽之而不聞不用密啓者有矣而以啓事選官者固先擬而後奏或曰願從遊干也或曰願為皐夔也或薦賢為國非為私也或明揚士類獨少此也是何其事之異邪有入定大政雖

大臣莫知者也而兄弟燕語不及政事者有之有告君獨斷雖舉朝莫奪者矣而力主新法不卹人言者有之有十說玄宗而後拜相有三奏高宗而後議和有不欲補外入守少府者有被罷顧留自至中書者布被之詰則曰黷忠政府之短則曰準直登聞之命則曰顧入恐其不静也諫官之舉則曰介入恐其責難也是何其事之同邪夫人皆賢也而所施異其事事相似也而所出異其人不可以不辨也是將以一言益一人一事益一

時者非邪抑猶有同而異異而同者存乎其間邪即已行之事以求當然之義則其言也非出位之言也試為我言之

問古之論為國者曰食與兵此二者相須而不可闕者也夫兵民之判久矣今不暇遠引姑以時之切務言之南畿多良田而賦亦仍舊宜其足供也而往往有闕賦之夫北畿多閒田而賦又甚薄宜其足耕也而在在有無田之室賑貸美意也而貧民或不蒙其惠勸借權法

也而富室或并受其𦬙儲蓄長計也而有司或虛有其籍此又天下之通弊也茲欲使民之家必給人必足雖有水旱不足以為害何道而宜嶺海之間南蠻之率服久矣然必有區畫之方關塞之外北戎之挫衂屢矣然必有備禦之策肄練有法而作止或有未齊勾稽有籍而什伍或有未實禀給有制而衣食或有未充此亦天下之恒事也茲欲使兵之戰必勝守必固雖有外警不足以為患何施而效夫水旱者堯湯之所不能免也四

夷者三代之所不能無也然則先事而為之慮及時而為之圖以求所謂久安長治者苟有經濟之志宜於此焉熟矣其悉陳之毋隱

順天府鄉試策問三首

問國家開科策士必首舉聖製為問而經史時務次焉尊時制也在我太祖高皇帝時則有大誥三編太祖文皇帝時則有為善陰隲孝順事實性理大全書宣宗章皇帝時則有五倫書英宗睿皇帝時則有大明一統志

及我皇上嗣位以來則有續資治通鑑綱目或躬御翰墨次第成編或分官纂修手賜裁定顧其首簡必親製序文或繼志補作以著述作大意天下臣民家傳人誦佩服而體行者葢巳久矣王言之博大篇帙之浩瀚固不可以一二指亦不可以頃刻陳也請問諸書述作之大意何居見諸序文者何說仰窺伏讀之餘有得於心而願體諸身者何事夫不知其意而徒習其辭者雖多無益不體諸身而徒得其意者雖精亦且無用皆非所

望於諸士子者盍敬陳之

問古者帝王建國立都必在天下形勝之地三皇五帝三王之都史冊所及載者果皆形勝之所在歟漢唐宋之間或以都名或以京名其制不一其為形勝抑有可論乎否也我太祖高皇帝定鼎應天肇開帝業太宗文皇帝駐蹕順天為億萬載太平之地今兩京對峙諸曹並置稽諸往牒亦有之乎應天形勝古有是論至于國朝始足以當之若順天之形勝盍天造地設非偶然而

得也而古之論者未始一及焉何也且體國經野必有規制太宗之創業度越前代無容議矣今地勝于古則其規制宜亦有古之所不及若漕運之法屯田之地衛兵之制邊闈之寄出于太宗之所貽謀者其亦可講其一二邪諸士子生於斯長於斯游學于斯請言形勝之大與宸謀睿筭之深且遠者以昭示天下後世其毋有所讓

問禮著無隱孔子稱勿欺此事君之法雖微事細行不

可畧也古之人有入仕陳狀不妄增年者有不令子弟

冐籍他州者有訓子孫不得洗補官文書者有飲酒坊

市不飾他辭者有齋所食肉對上不隱者有不與遊燕

辭以貧故者或條對得失稱客所為或薦詳議官而不

隱其事或保鄓稙而不顧易名或得智高不辨真偽而

不以奏功若是者果孰難乎抑亦有優劣於其間乎若

以野鳥為奇應以玉杯為秘物增部民户口以升秩奏

左藏銀帛以受賞常懷數奏僅出一二者有之私書僚

佐勿令上知者有之若是者果孰甚乎抑其情猶有可原者否也夫論人者必以其世鑒往者可以知來善可以法而惡可以戒也諸士子較藝而來階是以入仕有日矣請言其志

會試策問三首

問帝王之馭天下必有詔令以宣德意振紀綱施政立事其用至大唐虞三代之典謨訓誥不可尚已後之詔令近古者莫兩漢若創業如高祖守成如文帝中興如

光武約法關中民惟恐其不王布詔山東老羸至扶杖而往聽領長安市者決聖主於一見焉其感人動物亦不可誣也及王通取七制以續聖經而說者以為僭意者於三君之外有所未慊乎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聖神驅天下之豪傑掃蕩六合拯斯民於衽席之上盛德大業振古所無如正綱常明禮樂重教養訓官職慎固疆圉控制邊鄙詔勅所布皆親御翰墨或口授意旨辭嚴義正直追古帝王而上之餘不足論也當時文學

侍從之臣往往極其揄揚賛述雖未盡其大而亦有得其槩者今令播天下副在有司或板刻南雍垂訓後世皆士之所宜伏讀而卒業焉者請著一二于篇若由之而不知則凡民之事非所望於諸生也

問廟祀國之大事而祧與祫又祀之重者或謂唐虞夏皆立五廟至周始立七廟或謂自古皆七廟其為說孰是乎周廟七矣又有所謂文武世室者數不足定乎或謂祫以七月或以十月或謂有時祫又有三年之祫將

安從乎漢之廟制不暇論巳唐之獻祖旣不合食建中諸臣有請遷別廟者有請正東向之位者二十年然後決而韓愈有不可之議宋之祫行於嘉祐矣當時諸臣有請太祖東向者有請依故事虛東向者宋之僖祖遷於治平還於熈寧論亦不一而程頤有折衷之說其後撼於紹興遷於紹熈亦復異說而朱熹有復古之議其是非得失可悉言乎我朝列聖繼世百有餘年議祧議祫固其時也今天子嘗下廷臣集議正德祖之位奉祧

懿祖制為夾室肇行祫祭之禮誠一代之盛典也其於前代何所合乎諸士子嘗聞俎豆之事行且有駿奔之職矣請敬陳之

問國之資於人者二曰貢獻曰工役其所以予人者亦二曰官爵曰賜賚皆有常制古所慎也中世以後君臣之論議政事古風尚存乃有郤千里馬焚雉頭裘閼市舶者有不受之命進良馬者有對仗之劾露臺惜金洛陽罷役汝南傷民則銘屏以懼之上陽導侈則劾罪以

免之對禽獸者欲拜之官而或以為不當拜獻瓜果者欲授之秩而或以為不當授寧抑得黙啜之功而僅授郎將寧失平江南之約而尚惜使相敝袴以待有功佩刀以旌佐命神策之賞難繼則議分邉軍之給園丘之賚太廣則請聽兩府之辭其慎如此然亦有難易優劣於其間乎夫有君有臣則有是政而觀於此亦有不盡然者何也聖天子即祚之初止藩閫不得私獻禁郡縣不得擅役清名器於既涵之餘褫服色於已頒之後真

足以兼總百王垂訓萬世矣吾曹百執事之臣果盡能將順斯美而無所負歟茲欲各守其職不違道以市功各戒其事不徼寵以為利庶幾裨聖德而成聖治其職所當守事所當戒亦必有可論者試畫一言之以助官師之規可乎

豐年頌閣試

古者聖人重農為治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箕子叙洪範八政一曰食孔子論政亦曰足食故詩稱豐年春

秋謹歲事其所繫甚重也今天子既受億萬民命于天于祖宗躬耕籍田以示先天下每月朔日輙進畿内耆老于朝俾順天尹諭以務本作業蠲除之詔振卹之令見于比歲者益至再至三于今矣乃成化甲午歲大熟畿内及山東之地實先焉于是朝士大夫相賀道商旅相慶野之民老稚癃疾聚而嬉遊起而歌呼惟天之靈惟吾皇之德信如蓍卜捷如影響無有違逆於戲盛矣臣待罪史官擬為頌歌以紀盛事臣誠材識卑譾不足

以鋪敘德美闡敭瑞祥至于推本陛下敬天勤民之意昭于上下用供能祈天永命之實則不敢闕也頌曰惟帝十祀雨暘時脩農夫告言曰有豐歲其歲繄豐孰肇厥同維甸之封于山之東維民播止于彼原隰種稑既茂黍稌孔碩不荒于稂不害于螣相之勃勃其來繹繹維民穫止百力具作載車載稾載甫載粢以畢我賦以饗以酌朝饔夕飧永以終樂民食于鬵甗石則多既飽而遺囷有藏餘民之祁寒卒歲是謀有緼有繒申襲其

襦道塗其幢民亦云徙令入其室父凡婦子以及閭里賓友燕喜惟皇卹民不遑寤寐有振有賚有蠲有貸民之生矣惟皇之賴今天降釐嘉福來萃曰此豐歳皇有大惠有開明堂敷德納祥迺儉于龢迺儆于康皇曰予庶力爾耒事迓休四方以報上帝曰予羣收勿謂民富無亟其逋俾我民厚民拜稽首皇德斯懋維德之懋皇有萬壽庶幾終祐以淑我後小臣作歌敢告左右

瑞麥頌

瑞麥頌豐年也和氣旁達嘉麥效祥頌聲作焉以歌上德昭農事也

維田有麥載被其隴既堅既實岐岐總總我塲我隴其積如踊皇德斯播于植于動維此瑞麥曰帝之寵

又

維麥在田載耕載穮胝我手足劬我耜銚以夕以朝中心孔怡載抃而謳于歲之秋曰茲豐年維我民勞

又

天監帝德亦念民阻噓以和風渥以甘雨貽我嘉麥及
我穀黍維年之祥祈不我拒以徧率土于天之下于天
之下永荷皇暇

擬進憲宗純皇帝實録表

伏以君明臣良極一代治功之盛父作子述垂萬年簡
冊之光故聖謨暨神器俱傳而功業與文章並顯憶憲
皇之震出屬國運之豐亨虎步龍行識太平之天子河
清海晏知中國有聖人文陳干羽于兩階武汛烟氛于

八表復鴻名于景泰漢高之大度弗如上徽號于聖慈虞舜之尊親斯在重儲嗣則著文華之訓明史學則續綱目之編衿佩三千聽橋門之謦蹕豆籩十二增闕里之褒崇聲華赫赫以無前靈爽洋洋而在上望遺弓而引睇繙往牒以傷心欽惟皇帝陛下道盡君師孝兼繼述祖有功宗有德議隆九廟之儀文左記事右記言思繼五朝之實録承玉几垂衣之命念青宮授簡之恩啓百司庋府之攸藏合九服諸藩之所輯曹分館析綱舉

目張大而典章政教之施細而名物度數之備功由衆集敢自謂劉知幾之一家式自古稽奚獨遵沈既濟之五例德輝下照炳若丹青善惡具陳判如白黒庶幾天地之運散見于日星之餘涓滴之勤仰裨于海嶽之大伏願藏諸便殿副在秘書上以釐乙夜之觀下以備甲令之籍監于成憲確乎家國之蓍龜詒厥孫謀遠矣河山之帶礪

擬冊立皇太子賀太皇太后表

伏以居宫闈而母天下養已極於兩朝閱子姓以及曾孫年未踰於六紀天休滋至國本彌尊率土交歡含生均戴恭惟聖慈仁壽太皇太后陛下聖同坤厚慈若春温仁包海宇以為家壽與岡陵而並筭慶延夏啓遥從有子之塗山德比周姜親見斯男之太姒乃值佩萸之月重占繞電之祥采輿議之攸同謂皇儲之當豫前星炳耀藉寶婺之餘輝少海淵澄出銀潢之正派鸞旂鶴駕絢爛交陳桂殿椒房欝葱旁接覩仙顔之載悦識内

教之夙成下以貽哲命於初生上以應嘉名於長樂博觀載籍所記在古誠稀粤有宗社以來於今尤盛臣等恩沾俯育身際奇逢報稱心勞揄揚力薄聽韶音而歎舞望嵩嶽以山呼紫禁深嚴懽寸誠之莫達金甌鞏固祝萬歲以無疆

懷麓堂集卷三十八

懷麓堂集卷三十九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十九

狀疏

西北備邊事宜狀 閣試

右臣伏以比歲逆戎嘯聚部黨并合羣類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韋泰固原諸處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朝

廷命將出師天威所至雖伏鼠竄無有遺者然其擄掠丁口驅逐生畜所喪已多況恶草難去而易生奇疾難攻而易動今草枯河涷風高馬健賊北無所獲計當復西西必復度河曲縱今不度明年必來歲復一歲為患滋甚所宜深防曲慮以消未然之釁爲永久之圖也議者恒以邊方警報亦是常事故以計未然者為喜事圖永久者為迂談沿襲因仍莫知底極蓋三邊去京師數千里國家承平富庶已越百年居中夏之豐而論遠疆之僻處冠裳之樂而謀兵革之難者無怪

乎其然也臣竊觀秦并天下而長城所築近在洮延宋之盛時不收幽朔而靈夏之域旋亦棄去漢唐疆宇雖廣而和親歲幣所費不訾盛衰情形不常多至數十萬少者亦不減其半逮至于元遂混一統自我太祖太宗親御六師敵始北遁踰時累月振旅而還迄今敵衆離亂交讎互噬其數不滿數萬不能當我一鎮自漢唐以來未有衰于今日者也夫以全盛之師馭極衰之賊雖草薙禽獮亦不為難惟陛下本懷以武功姑文德有

所不暇以中國困小醜有所不屑而職兵事者乃或不加之意使其窺覘糾結為國大患至于民罷兵弊而不鮮者此臣所以夙夜而不能忘也臣聞之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毋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國有所恃而盛民有所恃而安士有所恃而力故餽餉屯種豫其富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城郭溝塹豫其固也作止圍援豫其習也斥堠間諜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故曰以治待亂以

靜待譁者治其心也以近待遠以飽待饑以逸待勞者治其力也如是以戰戰則必克如是以守守則不危不能待人而顧為人所待其不顛倒錯亂者寡矣今國家經理區畫可謂甚精體統節目可謂甚備然轉輸之地方數千里而士屢告饑廄寺繁列而馬無留良武庫充牣而用輒失措城堡棊布墩堠相望賊至而不知其期賊去而莫窮其處是豈法之過哉奉法者之弊也天下之弊起於因循而成於蒙蔽今僉伍所聞者方鎮莫得

而什一也方鎮所聞者部曹莫得而什一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危如是則榮不如是則辱如是則留不如是則去夫人之情豈不知所擇哉故臣嘗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弊或者其專在乎此也古之論將者曰委任曰賞罰故屯軍細柳御轡不馳授劍江南副將失色其委任之專如此受能遁陣誅及裨官曹彬成功尚惜使相其賞罰之審如此今綰章而拜秉鉞而行委任可謂不輕然責其得失且曰我不得專也捷獲有擢失機有律

賞罰可謂不闕然考其勸懲則曰意不在令也夫國之
安危民之休戚皆繫之將而其言如此復何望哉臣願
陛下嚴簡擢之法省參督之制覈功賞之實奮威刑之
斷舉一將則衆議必簡任一人則羣疑莫奪賞一功則
疏遠不棄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則人革其心官奉
其職縣是而糧餉可充器馬可利城塹可固練習可閑
斥諜可明號令可信雖廣而八荒之表遠而億萬年之
後可以高枕而無虞矣況區區者惡足為西北患哉故

臣嘗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宜或者其無出乎此也敢撮其大端為陛下獻至于形勢名數之細亦條具一二于後興利除慝則有司存惟在陛下斷而行之耳臣誠愚闇不識大計臣不勝犬馬惓惓惟陛下俯賜覽觀幸甚

應詔陳言奏弘治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節該欽

奉勅諭

天道弗順亢旱踰時民庶驚惶朕甚憂懼凡軍民利病

時政得失爾文武羣臣條奏來聞欽此臣等俱於午門外跪聽宣讀聞命驚惕罔知攸措臣伏見去冬少雪今春缺雨風霾時作井泉多涸自都邑畿甸東接齊魯南抵淮濟西連襄隴赤日圻地黄塵蔽空冬麥不收秋穀未種或餓死道途或典賣兒女或流徙他鄉爭程競渡以苟旦夕之命蘇松嘉湖諸府縣雨經年大水横溢財賦所出莽為荒區瘟疫流行賊盜交作河南寧夏遼東等處地震有聲半年之間奏牘累至誠有如聖慮所及

者臣退自修省以為災異之來皆臣等諸司不職所致仰蒙陛下不即譴責曲加戒諭蠲滌舊過勉圖後功而又引歸聖躬博采羣議以共答天意此古帝王遇災而懼之盛心也臣被擢先朝繼塵侍從禁署清銜華衣美食皆朝廷之恩渥生民之膏血三十年來畧無寸補撫心知愧內不自安而職在講筵不闗政務惟君心為化理之源經傳乃致治之法其勢似緩而實急其功似淺而實深顧講讀有時章句有限宏辭與義未易悉陳嘗

慕宋范祖禹講月令而深論誠於奉天之道林機講禹貢而極言勤儉為治之理又聞唐崔郾半歲不問經義則謝以無功李絳踰月不訪理道則自慚飽食臣之瘝曠實又過之近臣於五月二十二日經筵輪講孟子兩年之内輪侍日講亦用此書今不敢遠引謹摘孟子中格言要論切於君心治道臣與二三講官已徹聖聰而未悉愚見者析為數條極論其理而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如陛下所欲聞者以類附焉陛下倘不棄其愚腐一

賜覽觀則雖輟講之際如對聖賢燕居之時若臨臣庶于以見諸實政施及羣生庶幾天意可回災異可弭民生可安國祚可永也臣不勝犬馬惓惓一一開具以俟

採擇

一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臣竊惟天人之應捷於影響故書曰惟德動天又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孟子此言實得之子思傳之孔子者如成湯六事旱沴遽銷宋景一言熒惑立退不可誣

也臣伏見弘治紀元以來二三年間天地降祥雨暘時若感應之理昭然可觀近二三年休徵弗應由冬入夏旱虐尤甚陛下露禱于中羣臣齋戒于外計日彌久獲效愈難意者於初政之善有未盡合乎抑應天之政或以文而不以實也臣願陛下齋明治心勵精圖治賞一物必思天命所當予罰一罪必思天討所當加御一珍膳必思民之飢服一美衣必思民之寒雖居暗室常如天監之在前雖處深宮常如民瘼之在目不以正心誠

意為可厭不以天道幽遠為不足徵災異之奏自郡縣者彙為卷帙以備覽觀庶政之付在有司者限以旬日必令覆奏使議朝政者不為道旁作舍之空談拯民災者不為紙上裁桑之故事將見和氣充塞驩欣交通天意不回雨澤不降者必無之理也若齋醮一事誑誕尤多累月經時幸於一中偶獲者有賞而不效者無刑徒費貲財復傷治體且往歲不祈而自至近年累禱而不應其有無真偽不辨可知陛下初納羣臣之議嚴因禁

華近因禮部之言即令停止請斷自今日凡事關祈禱
上涉于天以經咒干賞賚者並加斥絕永不為太平聖
治之累亦應天以實之一端也
一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臣按
人君一心萬事根本根本既正而後天下可從而理也
故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豈真以為
不足謫不必間哉盖心有不正則雖謫一人之非而有
不勝其謫雖間一事之失而有不勝其間者所以甚言

心不可不正也然正心必先于誠意誠意必先于致知格物講學者格致之要也宋蘇軾進端午帖子曰始覺深宫夏日長只將無逸鑑興亡王巖叟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故心必有所啓而後明必有所繫而後定不然則衆欲交攻羣言競惑不于聲色必于貨利不于奇巧必于幻妄以崇高富貴之地當宴安暇逸之期有不知其自失者矣臣願陛下當此盛暑亢旱之時澄清聖慮保愛天和慎重遊宴調節

飲食每朝謁兩宮裁决政事之暇取累年講官所進直解置諸左右時一繙閱用代温書以俟秋凉仍舊講讀使義理融徹根本不移辨天理人欲之幾為體驗擴充之地凡用人行政弭災名和舉而措之引而伸之無不得其當者不然則雖發言盈廷積疏成案一雨之後旋復置之度外矣何所益哉臣嘗再講孟子此篇今復敢以為陛下獻臣不勝至願

一孟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謂文王作靈臺戒

民以勿速而民如子來趨父事也古之聖王用民之力而得民之心葢其為臺為沼皆與民同樂之處而經營之際又從容慰拊惟恐有傷故不惟人不之怨而反為之喜不然則雖嚴刑以驅之峻法以持之秖能用其力而已豈能得其心哉臣切見兵民既判之後民出財以養軍軍出力以衛民二者交相為命不可偏有重輕者也今諸營官軍本以壯國本制外患而操練日少工作務殷累歲頻年未嘗少息見在之數或不敷于坐派停

止之詔或遽移於陳情使其精力消債志氣摧頽嗟怨之聲上干和氣比者諸司屢嘗執奏陛下愍其勤勞量為停免而如金水河昌國公墳等處特令償完夫有司以停止為請朝廷以督併為名恐名實相違無以昭示天下而盛暑鑠金流汗成血兼時倍力困苦益增又不若不督之為愈也臣伏見山陵太廟工役之重無以復加而盛暑祁寒未嘗不免今縱以為緊急工程不可終廢亦宜俟雨澤既降秋氣稍凉然後再圖修治則所緩

不過數月之期而所息不啻萬人之力其餘不急之務仍照原降詔書一切停罷則可以慰人心於困迫之餘養士氣於摧傷之後亦弭災召和之大者也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臣按天地有自然之利而其生也有限故君人者必撙節愛養之然後享其利于無窮然欲節天下之財者必自君身始故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夫天下

不以奉一人將誰奉乎不私其有之謂也今天下民窮財盡其勢已極姑以三者言之山東諸府穀麥所宜草根樹皮掘食殆盡繼以人肉荆沔諸湖魚産極富水竭魚荒河泊歲課多用折納易州諸處柴炭所需林木已空漸出關外一二百里其他賦税大抵皆然天下之地無一處而不貧萬物之利無一物而不盡今據圖按籍計口數物于都邑之内臺省之間何以知之而况於九重之上哉若京師市鋪光禄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

於田賦買辦之使亟於催徵官價不充動踰時月國門之稅曩因戶部委官張鑑過於侵剥嗟怨盈塗商賈幾絶陛下洞見其情降旨切責然後貿遷不滯天下歸心但其起例太重今雖漸減猶未甚輕商賈利微物價增貴由此數者茲欲蠲租減稅則國用不充二者之外别無長策惟雜泛差役及額外科派請下有司痛令裁省而節用一事尤萬事本根宋太祖欲造薰籠以條貫不合而止仁宗夜思燒羊恐飢不索恐天下遂以為例有

天下者豈少一薰籠燒羊哉葢索一物必有十物之費而其獘猶有不可勝計者也我太宗文皇帝所服裏衣敝垢納而復出謂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正可以為子孫法朕常守先訓不敢忘宣宗章皇帝載在五倫書君道篇節儉類葢將為萬世法也臣願陛下遠稽前代近法祖宗上鑒天心下憫民命凡羣臣百司隨事經營極力裨補者不過分寸之益惟陛下一轉移斡運

聞而天下受無窮之福矣臣不勝懇悃激切之至

一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臣惟民之困苦如溺之待拯焚之待捄其情嘗急赴之者雖焦頭爛額沾體塗足有不暇顧若事勢牽掣不能兩盡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比於醫國理亦宜然臣竊見山東等處災傷已極夏麥絶無秋田少種種亦未保廵撫等官極力區畫財盡粮竭已無餘策近者廷臣屢請漕運官粮量留賑濟未見准行臣惟京儲固重歲給尚贏若限數借撥量

價糴賣計歲還納似亦無妨臣請斷自宸衷特命户部議行漕運官借撥一百萬石少亦不下五十萬石及運舟未盡之日扣計後船於臨清等處水次倉分納令收糧委官監糴以濟其急而留貯價銀用為糴本以俟來年豐熟量價糴還後年運舟分帶至京亦不為晚惟糴糶之間稍加調停脚價之耗别為計處使粮官雖遲不失本數則朝廷豈靳此百萬之數不假以一二年之期哉況運舟後至者多為軍衛貧窘力不能前歲歲稽延

愈久愈困使得稍免半途早還暫息以圖後功亦未必為無益也

一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臣按古者經界之制所以均井田平穀禄今雖制與古異而分地納稅各有定業其間貧富固不能齊若豪強得以兼并姦巧得以侵奪則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小則爭大則亂必然之理也臣竊見畿甸等處姦民惡黨競指空閒田地以投獻為名藩王世家輙行陳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標

立界至包羅村落發掘墳墓訐訟之牒纏綿歲月寃號之聲震動遠邇往年固有聚衆持刀毆傷内使者民心既失國體又虧上下之間兩無所益夫天地之物固各有主生齒既衆地豈有遺故凡以空閒為請者皆欺也朝廷雖屢頒禁令俞允繼之投獻者謫罰相仍陳請者終於得地歲復一歲當何時而已乎臣請自今以後除官有籍冊者上俟處分其稱為空閒輙乞管業更不賜許陳情者無效則投獻者自止占籍之民庶不罹兼幷

侵奪之害而有司亦免覆勘之勞矣

一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臣按仁政之大不過教養二事而已軍之所賴以養者在府縣所賴以教者在將帥養之無法教之無方而欲其臨難遇敵赴湯蹈火不可得也臣聞廣西之地近因軍糧不足以致官軍買鬨幾成大變及出軍之際蠻賊截途總兵方面等官橫被戕害又變之大者固由紀律不嚴事出意外而旅進羣行坐致奔潰不聞有挺身犯難以相捍

禦者實亦教養失道氣沮心離故顛沛之間視為秦越
人心國勢所繫非輕朝廷已問罪伸威弔生䘏死既往
之事不必重陳但賊勢方張散滿山谷攻圍州縣占據
村落狼貪蠶食無月無之版圖雖存人户漸耗有司畏
罪不敢悉聞數年之後此地之患未易言也攻守之議
必先兵食今官軍土兵尚皆可用惟糧為乏近聞荒歉
之餘歲頗豐熟臣請下巡撫總兵大臣亟議方畧措置
儲蓄審計折價毋得仍前缺乏之非惟足用務使有餘然

後可以責斬馘之功期蕩滌之效臣又聞西北諸邉軍糧折價十分為率給不過二三分禁例雖嚴莫知改革未然之患可監于前臣請申明禁約依本地時價量為增給仍計其耗餘謹視出納以供官用使人情少慰兵氣漸揚則攻守之間惟所用而無不效矣

一孟子曰省刑罰臣按刑者聖人輔治之具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必定為輕重之等而於其疑者則寧舍重以就輕所以體上天好生之心以為民生也今之五刑

最輕者為杖為笞雖杖有分寸數有多寡極為詳慎獄
訟既多人苦難制乃有矯輕以從重者在京法司密邇
輦轂尚少過差在外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
至死補立卷案旁引醫証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
於是筭人重者為能吏殺人多者為好官習俗相承日
以彌甚夫挺之與刃刃之與政其殺皆同以極輕之刑
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法莫有大
於此者假令以一時之暫一二人之少誘諸過誤理或

有之而多者數十甚者數百乃槩以因公自觧豈復知
有所懼哉今故勘平人者有抵命之律刑具非法者有
除名之例偶不出此則謂之因公一名為公雖多無害
此則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臣請除巳往不究
外自今以後凡拷打輕罪即時至死累二十或二十人
以上本律外仍令吏部法司議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
醫証人等并治以罪且律不可易而例可增今科罰銀
物不至殺人尚有降調之例以此法當此情似不為過

亦可以為殘民之戒也

一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又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釋之者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但責善之論易至犯顏閉邪之言類多逆耳順適者可喜而觸忤者難容故惟堯舜之世人人得言者以堯舜能容之也中古以諫為官

言者亦少願治之君常勸其直而容其過所容者愈難則其為德愈大矣仰惟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先朝言事之臣汪奎蕭顯徐鏞等多由貶謫次第敘遷如林俊者言事尤難特加超擢天下之人歌頌聖德皆以為堯舜復出也間有言事狂直上煩譴責者詞雖大戇心實愛君既示磨礲宜加收拭近者羣臣交章請赦彭程至於十數已蒙恩旨令該部看詳必有聖裁臣無容議臣切見任儀所坐亦以扶持國體非為私謀而小小過

差末蒙湔雪今當陛下求言之日而不宥以言得罪之臣天下之人孰知所嚮陛下既已復數人於前矣亦何惜宥此一二人於後以荅羣臣之請慰千萬人之望哉臣近講孟子此篇因推論此事臣之愚亦堯舜吾君之心也

一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臣按賢能皆天下之士賢以德言故曰尊尊者置之高位畀之重禄改容而禮貌之能以才言故

曰使使者布列庶位分委衆職隨所使令而皆適于用其小大輕重固有等也臣切惟今之内閣六部都察院諸衙門所謂大臣講讀臺諫所謂重任近年以來三司得以訟廵撫府縣得以訟廵按小官百執事得以訟尚書侍郎都御史事下有司互為勝負使其為極惡大罪人人得而攻之者固不待言乃有或經按問或經考覈或經糾劾或經条駁肆詆毀之辭為報復之計此風既行漸不可長況其所奏多涉誣罔上煩聖聽下駭物情

非聖世所宜有也凡擬抬原問律有明條不干已事例當立案臣請自今以後凡有屈抑止許據實自陳本事凡懷挾讐忿故為誣皺者槩勿施行庶幾委任得專體統不紊臣又見經筵乃講道之地與朝著不同故凡奏對之時雖師保大臣必行跪禮惟講官拜稽之後立講于前以示優異此祖宗定制而古之大儒猶有致議於坐立之間者以聖賢之道在焉故也官不必高所任實重苟非其人不宜濫置既授之任必重其官近日講官小

有遺誤遽遭糾劾荷蒙聖恩特置不問是朝廷優之以講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奏事之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臣伏覩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六員御史二員給事中二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者先帝臨朝極嚴奏對御史等官不敢毫髮縱貸而如大學士陳文侍講商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責糾劾之官臣又伏見先帝念通政司鴻臚寺奏事繁難特命差錯一二字不必來說欽遵至今即是故事臣愚

以為經筵之職較諸通政所奏鴻臚所引事體尤重而講讀之辭動以十計繁又倍之臣請自今凡進講時一二字差錯者照先帝所降通政鴻臚恩例勿得糾劾以仰成陛下優禮儒臣之盛意斯文幸甚

辭免起復纂修奏本

奏為纂修事弘治元年閏正月十六日順天府宛平縣送到公文該內閣題纂修謄録官員內有事故回還原籍者着該部行取等因奉聖旨是欽此續該吏部題纂

修謄録官員在京住坐者移文行取等因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到臣縁臣原籍係湖廣長沙府茶陵州人金吾左衛右所軍籍在京住坐有父李淳於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病故臣照例依墳守制近經一年哀苦餘生疾病交作右股及足向為寒濕所侵行步艱難不便鞍馬雖欲黽勉趨赴實有未堪伏望皇上俯賜矜憐容臣在家暫得調理俟制終病愈之日即當供職以圖補報臣不勝感荷天恩之至

懷麓堂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麓堂集卷四十至四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劉淡

懷麓堂集卷四十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二十

箴銘贊引題跋

悔箴

言以醫戒行以懲嗟此之人孰可與成戒則必持懲則必作有狂而聖或其可學

成齋箴

惟天生物物不相有惟人性同無或薄厚中戕末摧疇執其咎形踐者聖質變者賢成己成物責斯盡焉凡我同胞覆燾必均一物不成如手足弗仁樞機在躬先本後末一德不備如身常飢渴居必仁宅行必義路志則必專執則必固惟四勿為惟五弗措曰吾弗能是謂自畫曰人莫己若是謂自賊勗哉君子成爾令德式瞻爾堂式警爾心君親有訓師友有箴君子勗哉無癈寸陰

止齋箴為汪希顏同年作

止乎止過則邈不及則邇學止乎中人止乎聖彼顏弗孔猶不可以竟聖有方道無徑顏之希塗則正止止而止而其未底而不可以已而

筆銘

魯叟獲麟漢吏興術絕爾于經假爾于律嗟哉管城孰工孰拙用之者人慎爾勿忽

紙銘

以白受緇文斯生也以方受割用乃成也制于物而為功亦何病其形也

艾齋銘

人非聖不能無過過矣而弗自知知之弗能改改之弗能力然後其過成焉子之過多矣嘗取其尤大者六端欲作銘以自戒未能也文選黄公之子鄉貢進士汝修有志於學名其居曰艾齋其父執方石謝先生為說而汝修請予銘予不能銘汝修因取所自警者為告若汝修之過其

同異多寡蓋自能知而擇之奚盡待於予言哉銘曰
惟人弗明惟害之萌明而弗彊其過乃成若莠于田匪
耘弗登孔戒克己顔德以貞狂克作聖曲能有誠力致
于艱既倍乃勝豈不易知實難厥行予有六去去惰去
輕去玩去詭去忿去矜志則有餘予力未能予復何懲
而艾是名家有庭訓鄉有典刑有其一言百我茲銘歸
爾攸居往服爾膺慎爾出入戒爾寢興君子勗哉靡言
不徵

丁氏半山亭銘

潛川丁君繼仁隱士也作亭于銅山之半名曰半山亭其子鴻臚序班鉷乞予銘諸石縣之近區若槽山之奸雄治父之神怪龍湫之虚幻皆君子所不談麟山之風致亦未足深論彼半山者王荆公之故名也荆公爭謝公墩時議者謂其習氣所發使其有知未必忘情於地下予為君識之以貽其後人使知兹亭為丁氏故物君之心非有所競而人亦莫得而競也銘曰

廬之潛川有山曰銅有亭厥中作者丁公雙甍夾飛層簷闢空繩平度均不可以上吐吞嵐霧凌薄蒼莽俯臨平豁仰抗高爽羣奇羅列萬象森朗連山逶迤如屏如牆長江垂帶漾漾茫茫喬林長堤曲澗方塘晨暉夕陰往來其傍西望槽山魏武所駐姦雄一顧乾割坤據金卯故墟旋為典午河山猶在俛仰千古歐冶遺山鳴金既躍張干雷邪光彩淪落幻術莫究九原不作僧有伏虎龍湫是於龍亡虎逝此事長吁亦有龍眠麟山故蹟

丹青窈眇千載泉石山峙川流歲月若奔歸視吾山吾亭固存我居我游我燕我飧終我齒髮貽我子孫昔有半山粤惟安石謝墩王寺名同代隔我來君去誰主誰客平生英氣所遇成敵終焉一歸誰失誰得今有半山若蹈陳迹彼豪有知此憾誰釋物各有主古人則云往者勿追來者有聞富貴難恃虛無莫陳不朽有圖惟德與文汝亭不欵汝山不磷我銘在兹垂千百春

寓齋銘為博士陳後作

寓形太虛物各有處人亦物耳顧為物寓身寓于世意寓在物視厥所寓可以觀德少遊東南壯居帝京藏修息游于晝是名朝毫暮纊是究是營體物之妙以發我情我情匪留聊以寓我茍以為寓奚所不可古亦有言隨寓而安優哉游哉以歲以年

莫職方曰良得晁無咎墓中硯為之銘曰

名以文致死殉以器後三百年誰發其秘惟名與器神不輕畀玆幸在子吾於子予試

柳舍人硯銘

堪輿肇判沙水交泊後千萬年結為玄玉視其質黯爾而光叩其聲詘然而足琢以成器必藉乎昆吾之刀實而傳家不毀於季孫之櫝補天五色得非女媧氏之所遺乎郤陣千軍當與中書君而並録也

鐘硯銘

古有鐵硯兹有石鐘在類雖殊於象則通乃藝之華匪樂之宗觀物者盡含諸條理之外而求之制作之中乎

瑶池夜月硯銘

鑿深為池修山為月湛玄雲之陰開顛兎之窟人間天上見此二絶餅泉日注毋我池竭池竭尚叵毋使我月缺松華桂魄千載不沒

臨江周逸庵處士畫像賛卷中有張廷祥編修傳曰川檢討文

周子覲國實登我堂曰世有令德臨江之望視我以遺像夸我以鉅章色養志順生娱死傷謂世鮮克孝君篤不忘朝經暮書敎子義方學有名秩官無槖囊捐背賑

貧辭不受賞謂世利是競而君不有其藏壯遊江湖老歸故鄉謂君于于而衆攘攘國有褒錫家有祀享不顯其存其名則彰我辭匪誣沿傳摭張後千萬年式昭耿光

張汝弼小像賛

俯首凝顧其神在内發為文章不采而繪外探物化中含道腴諷刺諧謔皆文之餘奉上不諂寧我為簡合交不汙寧我為疏君子覯士慎其所趨有弗君如匪華則

訣君貌五圖玆惟其肖贊者數十孰際其妙君得我辭
掀髯而笑

朴庵蕭封君像贊

魁梧傑奇貴人之儀樸厚静堅壽考之資胡人事之定
而天道之遠贈典在國公貴則有慶延于家孰謂非壽
是不在其躬而在其後人亦有言為治為弓賢哉黄門
豈惟父風朋友之義視公如翁九原可興杖屨其從

鄱闇李公像賛

公起秦州為千戸侯克旅克猶永昌是遷維邦巨藩闗隴之間西征北徂摧羌滅胡勢雄萬夫蜼矢彤弓天子錫公惟公之功功高望尊公子公孫偉哉公門公氣渠渠公容于于若武而儒公神上征燁燁厥靈孰為公形冠纓佩琚公在堂居見者必趨

中書舍人王允達像賛

行若不違衆言若不出口朴不外飾儉無苟取其籍也可立其據也可久是無愧乎文獻之鄉忠賢之後觀其

目不重肉戒能世守此雖細事亦今之所僅有也

西社別言詩引

谷鶯遷木情已應於友求陰鶴鳴皐聲必傳於子和矧伊人矣不如鳥乎瞻彼白洲實吾華胄劍光衝斗煥南國之文章筆陣横霜聳西臺之義槩代鷹骨爽龔馬羣空胷蟠雲夢之九呑皆决岱宗之一覽登壇賈勇氣奪三軍對客揮毫名傾四座羨楊穿之獨妙愧歠食以同耽春墅烟花夜堂燈月冥心探物山川無地以逃形險

語通幽神鬼有時而破膽雪車競怪石鼎爭豪雖角力於雌雄竟忘形於爾汝十五年之會晤夢也何疑四千里之睽違眷馬將通慕路回之言贈念元白之神交越海吳江戴星槎於漢節廬山蠡澤輝晝錦於韓鄉顧玆壯遊欣我同志唐臣五術兼采風謠漢法六條旁行郡縣蓋已布棠恩於周頌又將詠芹樂於魯詩夫豈徒哉無非事者匪游觀之是玩諒聚散以何心觸物興懷感時言志欲發倚歌之興先慙授簡之才爰萃羣言釐為

兩卷

周原已席上題十月賞菊卷

東籬掃徑慨花事之將闌西社傳書念瓜期之未晚百年易過九日重遭惟菊為隠逸之稱而冬乃閉藏之令挺孤芳於獨茂脫衆屣於羣紛視蒲柳之望誰先比松柏之凋匪後神農嘗藥著靈品於方書屈子餐英播遺芬於詞苑物非遠取類實羣分闢地成田八世守柴桑之業周氏世以菊號原已號菊田揮毫作賦一鄉傳甫里之風君惟

有之是以似之我則知者不如樂者敢將幽意用託微馨懷彼隰之皇皇詠初筵之秩秩貯之以數仞之華屋得其所哉佩之以五色之錦囊永為好也念菲葑之無下愧糠粃之在前未揭齋楣先題簡首

柳通判考滿旗帳詞代廣平府作

六品郎階已拜三回之命兩年郡駕兼書九載之勳寀增輝閭閻出色恭惟别駕柳君衣冠望族詞賦雄才秀擷瓊林價高金部分司漕路操出納之平衡揭榜公

門剗夤緣之宿弊名移新檄步輟通班弭節南陽旋車北甸省耕問嫁視民飢由已飢斷獄明刑處官事如家事念朱歧之靡定感墨突之未黔方偉績之告成屬喬遷之在佇分襟誼重永懷與子偕行卧轍心勞皆欲從公于邁蓋季路之別有處而何武之去見思望騶奴如登仙久矣吾其衰也取青紫如拾芥沛然誰能禦之醉留貧公瑾之醪持贈乏繞朝之策齊州鶴去長隨緑綺琴邊燕市駿來合置黄金臺畔

載歌雅曲用託微情

與潘南屏納徵啓

天道立陰陽著六經而爲易人倫首夫婦在五禮以稱嘉孰主張於無聲無朕之中而品節於有本有文之際恭惟先生淵源舊學經濟遺才海底珊瑚不受紅蜺之釣雲間鸑鷟寧歸翡翠之羅虛惭倚玉之姿久結斷金之契今夕復何夕參商無會面之難吾翁即若翁兒女重通家之誼每羨凌雲之健筆遥傳詠

雪之希聲顧門屏無射雀之才豈霄漢有乗龍之望
念蒙泉丈人之愛爰及屋烏挹蒲陽太守之風緬懐
溪鶴偶雖齊大敢為一旅之辭諾以季聞已荷千金
之約惟幾乃吉之先見而敬則幣之未將詎云筐篚
之多儀少效潢汙之可薦禮從宜風從俗幸沾仁里
之薰車同軌書同文況沐聖朝之化稽陳編於往哲
在古則然衍福澤於後昆自今其始菲陳是愧海納
為祈謹啓

跋馬義婦傳卷

馬德明之婦盧請代夫病于天德明愈而盧死說者或以為天之死之者厚之也葢以助名教也或曰偶然也或曰不如周公之誠且至是以死也吾鳴治辨之曰黔婁非周公也天非薄黔婁也是數說者皆已屈於鳴治而亦不著其斷何哉予以為君子於前但當取其代死之心而不必責其應否于天於後但當憫其死之不幸而不必求其所以死之故如斯而已

美奚必泥拘拘之迹以尋諸茫茫之境哉不然則此惑終不解

題趙子昂書茅屋秋風詩後

右杜子美茅屋秋風詩賀給事克恭所藏云趙子昂書今按此書累有俗筆當非子昂真蹟無疑嗚呼讀是詩者可以興矣書不足論也唐室中興瘡痍未復子美以一布衣衣不蓋兩肘食不飽一腹不愁朝夕凍餓死填溝壑乃嘐嘐然開口長嘆為天下蒼生計

其事若迂其志亦可哀矣使開元之世海内富庶邉塵不生唐之君與相能以子美為心豈有成都之禍哉豈惟開元古之人皆然嗚呼漆室婦死狂人病子之誚半天下孰可與言是計者哉君卧病環堵間展卷呻吟之下尚有味于予言哉

書許魯齋辨説後

明仲先生嘗讀許文正公遺書見其辨説歎曰是足以箴吾病也要予書一通置之坐隅辨之失 盡於此

說不得已而已與得已而不已者均之為未善辨不辨可不可之間耳天下之人有若予之愚闇非強辨莫能喻又明仲之必不可棄者明仲若遂閉口則吾曹何賴焉予方恐其辨之未至而何已甚之有矯枉過直君子不為惡醉強酒大賢所戒在明仲擇之而已

題栝蒼陳氏畫

畫技之微者也其用不過充玩好資議論而已及其

至也亦足以攘造化之巧達幽明之際感發心志流通精神畫亦未可少或放其為道摹擬肖似而極於變化千形萬狀不可窺測上下數千百年變而為數十百家其所為所見亦有不同而同歸於妙而已予生不習書手不能舉筆運紙而凡為位置高下皆不能外乎吾心口不能指摘年代辨閱名氏而凡為妍媸工拙清濁雅俗皆不能逃乎吾目平居未嘗費一錢之購無寸紙尺素之藏凡持以求題識者無虛旬日至

輒懸之齋閣坐卧其間後先相代而吾家未嘗無畫蓋吾之於畫猶元亮之於琴子瞻之於酒也栝蒼陳汝同氏居京師家藏書畫數百卷汝同嘗遊於江湖及歸而其家燬於火先世之古物無復遺者汝同每痛之一日得山水圖一卷請于予曰吾將以此藏於家然不可無先生識之予嘉汝同之好事遂書於其顛志汝同之續藏者實自此圖始

跋鶴山魏先生書真蹟

修撰吴君原博所藏鶴山先生手書云得之吴江虞氏虞本僕射允文之後故與魏通家書稱提刑眷丈者盖其先世也按宋史理宗寳慶元年李全亂楚州制置副使許國走死五月全襲彭義斌而敗六月義斌死于嚴實復失京東州縣此云全往恩州不知所為及鼔發許喪必有勝負則此書當在二三月間作也初寧宗時史彌遠用事鶴山與真西山冉㕦還朝嘉定十七年累遷起居舍人上疏言君臣上下同心一德則平居有所裨

益緩急有所倚仗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天下之患有不可窮者而彌遠始不樂所謂上下不交之說蓋此疏耳是年寧宗崩理宗即位鶴山進起居郎以疾求去正祠請事至是為李知孝所劾彌遠猶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又力求外任始以十二月出知常徳府越二日又為朱端常所劾奪秩貶靖州遷官之命鉗市之辱若合符節其出處大計固已預定非苟然者觀其稱西山之賢有東南人物凋落之歎則其慨然自附於

濂洛諸賢之意端可想見可謂一代偉人也已然其獻納之餘錄本遠寄汲汲以未達爲歉似與程明道秘密諫草之意不合此何見哉或其憂世憤時之志欝而不伸固有不得已於知己者亦未可知也嗚呼理宗號爲崇尚儒碩而真魏二賢貶逐不暇則其爲治可知矣自鶴山去國後國勢日蹙一再傳而宋亡觀於此書其亦有所感哉

跋韓給事所藏張汝弼草書卷後

張汝弼嘗自評其草書以為大者勝小者予謂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及觀韓黄門此卷則其大字果勝賢者固不可測耶

跋馬柳之所藏二帖

此帖書法真得屋漏痕意當是山谷真筆無疑吾蒙泉翁極通書法省所題識意亦可見古稱名家者固有定價不可易也馬君善書其寶此固宜而刑禮部題此若疑非真蹟不可曉也

子昂臨右軍十七帖非此老不能為此書然觀者掩卷知為吳興筆也大抵效古人書在意不在形優孟效孫叔敖法耳獻之嘗竊效右軍醉筆右軍觀之歎其過醉獻之始愧服以為不可及此其形體當極肖似而中不可亂者如此能書者當自知之

跋張汝弼書蔣玉山旣醉軒詩卷

醉與醒異趣而同適醉者常訾醒者為拘醒者常病醉者為縱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李太白云但得醉中

趣勿為醒者傳此皆有託而謂非真語也葢次公見謂醒狂不害為賢梅聖俞每醉輙乂手温語蘇子瞻乃以為非善飲者人之趣固若是異哉事或出於偶然或成於有意是不可執一論也張駕部飲酒不過中人而書此軒及卷若甚醉者其興致風態固出一時要非有意論者蔓引波漫各極其趣蔣君其有擇乎此邪然世之文章事業疲志憊力者常患於泯没而一時一事或以傳播是固有幸不幸而亦繫乎其人此卷之傳其賓主

之美槩可想見醉不醉不必論也予亦不能飲者書此以附吴陸二太史之説

跋陳愧齋送傅曰會詩序

方山謂予曰曰會之來講毛詩於師名先生者數月故其贈序師名獨慨然為之予未始信也及觀序中有論詩知學之語乃知其言不誣師名門生數百人不必躬自指授類能有經學以顯固有一及講席而再魁文場者用是可以為曰會賀雖然韓退之抗顔師一世而李

翺獨岸然不爲下又安知今日無豪傑如習之者出邪

書鷄壇清話卷後

今年予作止詩詩以自戒咼儀以來來約曰止詩亦欲止今春欲止今春止未真止取止詩來止我止詩合寄止詩人予請援張汝弼故事以隻鷄斗酒爲罰竊計數日後必有縛鷄載酒而至者咼儀固未嘗止亦不承盟越兩月予病起遊火德觀爲鳴治師名所督得聯句四章鼎儀聞之折簡告罰予謂罰我固當不宜獨先若君

本不承盟予亦無獨盟之理鼎儀執不置乃以鷄酒往受罰焉初鳴治師名之見督也曰第為之即有議君後者吾二人實任其事至是果以猪紅三斤蛤蜊數十相助明仲聞之曰此佳會也盡却他故赴之而亨父亦為鼎儀所致凡六人鼎儀乃盛為席以樂客於是分韻賦詩劇飲盡醉所謂勝負賞罰者皆不能辨亦不必辨也越數日明仲夜歸乘醉作序其文雖工事或未合予掇其顛末以書於後俾好事者有考焉

跋謝氏家藏墨跡卷後

吾友謝君鳴治視予家藏墨跡卷乃其從父愚得先生世修故王城先生世懋筆也愚得致事歸自寶慶王城以科舉往來江浙間鳴治亦嘗以省覲還鄉里離合往復凡為書及詩若干通其二通則愚得與黄文選世顯論致仕書及王城與鄺黄巖載道詩十首鳴治皆歸而藏之王城論詩一字隻句必相鍛鍊雖數千里外答問不倦愚得當鳴治筮仕時以名節問學相勉督拳拳不

容口他如作郡之方畧分縣之利害出處之節彜倫之義無所不備盖自近世科舉之學與父兄師友之教能及此者鮮矣謝氏之多賢其固然哉愚得之再赴寶慶也予方南歸遇於流河驛至金陵愚得留江上十日乃同舟西邁别于長沙之滸王城予嘗序其遺詩而不獲見盖於是倶有感焉昔范文正與姪帖以身不營利為訓陳焞得之銘于坐以自警私淑之益予得之嗚治者多矣而况乎親炙之者哉而况乎世守而永慕之者哉

因為題其卷首而歸之

書賀氏先蹟後

姑蘇賀氏本貧葢自大理公已然至乞𩏩穀于鄉先生此其手帖也公之子復庵處士某及其孫感樓先生美之家益貧感樓教授鄉塾僅足供朝夕稍以其餘為耕穫貿易計歲增月拓前後積數十載始充然有餘貲焉予聞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約而無所守茍有才智雖匹夫可以為富大理公竟以貧死其守可知感樓世守

先訓食必其力故其起家亦若是難也知大理之所以貧與慼樓之所以富則其繼與守也其容以易乎哉世之人富者恥貧其祖貴者恥賤其父揜匿夸詡無所不用其極慼樓方惓惓此帖比之無恤之簡則所以儆其身以示其子孫者固亦有道矣慼樓得此帖於採蓮涇俞氏其子解元恩上京師出以示予予感其起家之難而慮其處樂之不易也書之以告其後人

跋謝氏逸老堂詩卷後

逸有二義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以道言者也又曰不敢自暇自逸以欲言者也君子盖有擇焉愚得先生作郡湖南時賦訟之外雖細事小役亦夙計夜會寢與食有所不暇然謀身無蹊徑與人無厓谷田廬妻子之計無所累乎其心固未始不逸也及其功成志遂引身而退徜徉容與於山林之下似若甚逸然而修宗譜築祠亭建義學議鄉約作敦彝會見諸詩歌文字間者無虛歲則其心與身亦未始逸也是先生之逸不以欲樂而以

道寧豈非古君子之心哉先生素多病能愼言語節飲食得頤養之道自歸黄巖閒其風神健爽視曩昔益倍予甚喜之昔有若問宓子賤曰子何瘦焉曰憂官政也子貢問子夏曰子何故肥曰吾出見紛華富貴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戰勝故肥今先生無政之憂有道之樂康寧壽考葢其所當得者此予所以喜也或者乃謂先生居江湖志廊廟初不以進退壯老易其志夫使其道足以勝欲則所謂憂者豈足以害其樂哉先

生所居有逸老之堂予從大夫士為詩因嗚治以達先生素不予鄙聞予言必曰吾姪知我非其友莫宜為此言也

懷麓堂集卷四十

懐麓堂集卷四十一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二十一

題跋

書愢齋倡和詩序後

師名陳先生初以詩經名天下既入翰林為古文精簡有法尤捷不容思日可給數篇或乘醉縱筆不復記憶若有神助

獨于詩雖能而不甚好人有乞者不得已應之朋輩援贈多不裁答領之而已去年偶閱杜詩有所得乃揭其近體篇目于壁暇則闇誦至貫穿無遺自是下筆滚滚時出奇句其鋒甚鋭回憶曩時不與之好口雖不言察其有悔色也昔黄山谷謂坡老曰有文章名一世詩不逮古人者而彭淵材恨曾子固不能詩自今觀之子瞻豪雄浩瀚决不出山谷下子固集所傳諸作當世亦豈多得不足信也夫天下無兩似之物二美相並必有所掩然則人惡以多技為哉若吾師名殆不欲

以詩掩其文故稍振圭角而亟自韜晦乃委於朋友之助如此此序所云者噫以予之闇劣何所不賴於友而況詩乎師召既悔倡和之晚乃輯所往還者得若干篇為卷而其所為詩在焉詩家者觀之則其言之誣不誣可知也

題山谷墨跡後

肥欲有骨瘦欲有肉此山谷論書語今觀此帖當識此老筆意

書宋諸賢墨跡後

右宋李忠定公書一張忠獻公書一趙忠簡公劄子一外小帖一呂太保安老李參政泰發書各一姑蘇沈啓南氏所藏者吳太史原博攜至京師予得而觀之嗚呼天下未有不用君子而治不用小人而亂者宋之衰非無君子而屢於不能用然其君子亦有過焉秦檜首惡天下所由亂賢如忠獻實與薦之泰發雖與持議禍至死初不能無參政之屈此其所憾者呂非純才仇視諸賢

無足深論忠定再罷乃由忠獻忠簡雖與忠獻合而屢惑讒間至悉變其所為則所謂君子者亦不能同志戮力自貽矛盾之患何怪乎國勢之不昌小人之禍未殄也晦菴謂明大義識事理惟忠定兼之蓋雖張趙不能不各有長短呂李而下其器可知也然使其志論獲行小大畢用皆當有益於世今觀其尺書寸札皆國家天下事也卒令厄塞困頓齎志以沒國亡世改而其辭獨存哀哉

恭題魯府尹所藏先朝勅諭後

臣頀從應天府尹臣魯崇志伏覩我太宗文皇帝之德音蓋其先臣穆舉進士時所得者也文皇帝聰明神武求賢圖治汲汲若不暇凡所策士既爲親定甲乙復自閱名籍慰勉敦勸至壓勅諭諄諄教戒其至如此故皆感激奮厲什志倍力爭効用以致太平名臣碩輔照耀先後尚可指而知也湯誥曰克綏厥猷惟后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盖人君之在天下有師道焉湯

武而下雖英君誼辟鮮有與於此者惟我太祖高皇帝實全有之以至於文皇丕承大烈赫乎洪武之風也臣穆歷官監察御史按察僉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始終一節克稱能臣宣宗章皇帝之褒勅英宗睿皇帝之悼祭宸書麗藻後先輝映皆足以仰承而不愧於是知聖教所及三十年如一日以至於今又四十餘年矣聖天子之所簡用賢如崇志者謂非聖教之所遺乎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章皇帝之德教與都憲之澤其在崇志克

引而承之奚翅異世雖千百代可也謹拜手稽首題其後

書同聲集後

予從方石先生倡和得此卷愧齋題爲同聲集予豈敢同先生之聲哉然於先生之心則不敢有異也言異而心同則其異也不遠矣

題張滄洲遺詩後

嗚呼亨父先生不可作矣其遺詩在文量職方者予泣

而觀之清古翹扳無一字犯俗雖偶書旁集若精擇而後得者世果有仙乎吾亨父死必為之惜乎吾不得而見之也

書圜爐詩後

東陽童時遊京庠四明邰先生實掌教事間與今翰長楊公圍爐對酌東陽適侍几席公命作圍爐詩撰五言一首公覽而賞之因褎以去越五年東陽叨進士獲從公官翰林每見所作稍稍當意輒加奬借今又且二十

年東陽將滿再命矣公偶語及之因出示一卷皆名卿士詞翰而是詩在焉公曰吾於是時已待子於今日矣東陽竊自念樸劣幼稚之資僅曉聲律此兒童恒事公以大方先輩曲為汲引以俟其成此古君子之盛心不見於今之世久矣而東陽聰明不及方百倍韓昌黎之歎寧知驪牝之質終不為九方皋善相之累乎昔蘇文忠謂文章士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至其品目高下付之衆口非一人所能揚抑

是公於東陽雖日汲引之不暇亦安能使之自勵於進
哉竊用是懼思有所勉進以副公望而未能也姑識於
卷末更二十年覯之使公不自悔其誤則東陽於公庶
乎可以無愧矣

書蒙翁類博稿後

嗚呼此我外舅蒙泉先生岳翁遺稿也公在國子時已
名能古文歌詩然稿成輒棄去及第為翰林著作甚富
入內閣典機務攻曹石罪逆得禍幾死戍甘之行第宅

為勢家所奪書册蕩逸委不復顧比召歸又為讒娼所中出守興化以去及致政家居檢閲舊槀存什一而已公既屬纊東陽以治命拾遺文得於其從子坪竊懼闕畧不敢就次乃與公門人潘君辰李君經稍加搜訪或摘殘草手自謄識越十有餘年始克成編為十卷乃屬我同年知府陳君道刻於金華名曰類博者存公舊也夫文章事業大抵與世運升降而亦存乎其人顧二者雖相為用亦各以其盛者稱而莫之或兼固人之難亦

造物者之所靳也公少以經濟自許天下亦以此望之入翰林雖以文顯而非其志及得政行志奮不顧私再黜於外亦無暇乎所謂文者既老且倦則斂其所欲為者以歸於文而又不幸死矣故功烈震一時氣節蓋天下而文章制作有餘力焉况於放閒失畧之餘哉然孰是以白於世因奇偉壯麗炳朗震耀斷斷乎不可沒也可謂難矣且古之文章亦必其人有道德行義始足以為世重今之世有如公者雖片紙隻字人固當寶而藏

之況其所存焯焯如此哉然則公文之闕固造物所靳亦後生者之責也公於書無所不讀葉文莊墓銘載經疑數卷已逸去著皇極新解未及就深衣纂誤一卷藏於家以俟續有得者并刻焉

希蘧府君二絕句後記

右希蘧府君題畫絕句二首梧蒼梁澤所藏吳先生原博為求得之此二詩家集所不載且無圖印然固知其為真蹟也東陽曩歸茶陵詢府君裔孫旭政獲覩手抄

詩易二經皆貧無書時所録楷法精甚諸族所藏大書行草亦適逸合古意雖小大不類然其結構則一也東陽舊未有藏忽得此不啻拱璧先學士公實與見焉命謹藏之以遺子孫來者其勿褻哉

希蘧府君題朱澤民畫長句後記

右希蘧府君題朱澤民山水圖長句真蹟有名及字印各一而無畫崑山許琳鴻高所藏鉅卷皆元諸人詩翰此其一也原博吳先生見而說之曰此在子卷不過三

十之一無之不為闕在其子孫則千金之寶也子何惜三十之一以為千金之饋乎他日以諾告且曰為我作海月菴記即可致矣記成而詩果至又數日陸先生廉伯以澤民畫一軸為贈上有空楮取是詩校之不爽分寸即禮於其上覩者不能辨其為二物也嗚呼千將鏌鋣千載離合世間此事似亦有鬼神之力雖府君有靈不能不為之憮然況為之子孫者乎軸頗舊不復裝飾所以存故實彰奇異使來世益愛護永不散失而二先

生各題其傍以識其所從得云

書楊侍郎所藏沈啓南畫卷

沈啓南以詩畫名吳中其畫格率出詩意無描寫畀畫之態畫家者流乃以分寸繩墨指而病之豈未知芭蕉為雪中物耶亞卿楊公貫之得此卷於趙中美氏趙與沈有連當為真筆近吳人所携贋本充人事似此卷者益少指彼而議此又可乎哉予不深於畫每愛啓南之詩見其屋烏若無不可愛者故為一辨

書陳大叅六嬉圖詩卷後

東坡三適山谷四休皆有詩適以處變休以養生事異辭殊然皆達人君子事也陳南山六嬉之作其倣諸此乎或謂嬉之言甚於休適非良士瞿瞿之義是不然善戲不虐君子所與張而不弛雖聖人有所不能且今所謂嬉者不過載酒濯纓振衣長嘯采芝放鶴以陶寫情志宣導沈鬱而不出乎名教之外嬉乎嬉乎吾不得而訾也南山官郡侯治劇地紛輪鞅掌之餘乃託興邱壑

寓情韋布與夫野林叟相倡和葢又以文為戲者也戲不以物而以文其為嬉也不尤善乎詩自有序論體裁者稱為善作予又推其義如此

跋存復先生遺墨

御史姑蘇朱天昭視予以其高祖存復先生澤民手書一卷葢范石湖四時田園雜興詩也先生勝國名士世多得其畫而罕見其書虞邵菴謂其文為畫所掩書固未暇論也今存復集刋本有大星記跋載予先提舉希

遂府君事予家亦有府君題先生遺墨予與朱氏雖稱通家可也石湖集世不傳浦陽吳清老嘗作月泉社為詩賦實用春日田園雜興為題乃四時之一時東南名士盡在選中而拘於律體亦未有能出石湖之外者宜先生之重是詩也况天昭之於世澤有念祖修德之義又豈獨以詩而已哉予又聞天昭有睢陽五老圖真蹟溯是以往其世澤尤有甚遠者尚當於他日考之

題姚少師所書劉太保詩

元劉太保詩一絕國朝姚少師所書也劉姚俱隱於僧劉瑞州人名子聰號藏春居士改名秉忠佐世祖建號立國為國朝驅除令京都地是也姚蘇州人名道衍號逃虛老人洪武間以高僧徵事文廟潛邸參謀贊成大業其改名廣孝世傳以為御筆所定也兩翁雖遭際不同迹頗相類觀姚書劉作有契會之意焉程錦衣用明持以視予兩翁皆天下奇士其學予則不能知後有具法眼者不知作何等觀也姑書此以俟

跋書雲陽集後

右我希蘧府君詩文集十卷家有舊本云男位編集即墓表所稱自立者字畫瘦勁有府君家法葢其所手録而永新俞千户懋所刻也東陽省墓時俞氏已絶板刻無知者比吾友顧君天錫知吉安謂東陽曰此吾郡流寓所當表見東陽乃取舊本屬廣陽劉瀚永嘉趙式分録之國子祭酒方石謝先生為序則太僕少卿李公貞伯所録次以舊序若干篇惟劉某序隸字多闕無所

從質會禮部主事楊君謙來自蘇州以録本見遺因得補其殘外并以近所得於栝蒼梁澤蘇州許翀者古詩一絶句二及近時大夫士題識附焉近又見朱大遥文徵所藏清明上河圖跋尾真蹟葢今第十卷所載後有印曰不二心老人此平生所未聞者府君之志又於是乎觀吾李氏子孫其敢忽諸

書碧落碑後

碧落碑石本吾子行所藏自云手補首行五字及十五

葉一行之闕今觀補字非子行不能作也獨其跋語謂以籀文歸小篆為妙絶恐未必然周伯琦疑其雜出諸體者得之蓋其妙在筆不在體也此帖數傳至陳刑部明之予嘗見此刻久不復識手臨二本輒為好事者取去數月後偶檢舊藏而得之則首行固在而其中乃闕三十餘字豈模搨先後互有異邪古刻寖不完此固可寶而子行之篆伯温之隸與楊宗道之楷書宋潜溪之題跋皆不可得已明之其永寶之

書耿氏家藏公牘後

禮部尚書青崖耿公以家藏公牘示予其一為其祖汝明公洪武初所給户帖其一則山西鄉舉公據也公之先出鉅鹿徙居平定至公復給帖領舉為河南盧氏教諭永樂初卒於官宣德景泰間以其子清惠公貴累贈刑部右侍郎成化間以孫貴加贈南京禮部尚書居盧氏者三世矣户帖稱耿氏為儒籍葢因元之舊而然按元史選舉志分天下為十等儒居其九君子於是知元

祚之不長士當是時非大家世族而能以儒為籍不為他歧異術所汩又幸而不罹於坑焚之厄以待圖籍之收蓋亦難矣及科舉法行公即以儒起家以啓其子孫再世為尚書者國朝不二三見清惠公之廉德重望雖登華陟要不愧為儒播在天下著之國史今青厓公為史官為祭酒為禮部世守清白為儒流冠冕公之澤其益昌乎然儒之道至元為極晦而在我朝為極昌觀於是不獨見耿氏之興也且趙氏之簡三年而已失之唐

之告身或不再世而已為貿物之具今公方寶襲是帙與累朝誥命相表裏其所關亦大矣哉予又聞令歲禮部之火是帙在侍郎周公伯常廨舍卷歸而廨燼意其為神物呵護使永為家廟之寶非偶然也因併識之以示其後人

書米南宮真蹟後

右米元章跋顏魯公真蹟顏文益為節度李光顏作者而令亡矣米稱顏柳挑踢用意太過無平淡天成之趣

固宜乃以為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其所遺書曰海岳名言者屢屢言之嘻亦過矣蘇東坡嘗言書至顔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蘇米皆名家而其言若此何哉蘇稱米書為超逸入神而米對神宗呰蘇為畫字其取舍又各不同不可知也匏菴蘇學而藏米帖謹以是質之

書溪山風雨圖後

右溪山風雨圖一卷無題識有私印曰容齋清玩官印曰紹興省試總轄諸司印按宋洪邁號容齋在理宗初

以奎章閣學士知紹興府此卷有紹興人王某題稱知府相公所蔵意者為洪氏物又有皇姊圖書印馮子振詩奉大長公主命題子振吾長沙人號海粟又號怪怪道人令私印所篆者仕元為集賢待制所稱皇姊為元公主則此卷又為元外戚家物又有李氏珍藏印不審為何人令為庶子吳君原博所藏也嘗記容齋隨筆稱畫之妙者人必以為似真江山之妙者則又以為似畫此世間常語今觀此圖凡溪山草木人物器具皆風雨

也論畫者殆將以為真乎使其固幻然歷二代數百年宋元之江山皆不能有而此圖方入盛世為大夫君子藏幸觀物者不以真幻為輕重可也

書同聲後集後

方石以纂修命再入官所與倡和又若干什題曰後同聲集於是先生之聲益高而予之不可强而同者益遠矣然先生益不予鄙所以與之者甚厚是其所以同也果有不係於聲者乎或者又以為言乃心之聲有不容

以不同者則予不敢以不勉也先生拜國學之命將棄予而南盍將與愧齋同其聲集成幸以寄予予則為序以報之

書馬遠畫水卷後

右馬遠畫水十二幅狀態各不同中間江水尤奇絶出筆墨蹊徑外真坡老所謂活水也吾不識畫格直以書法斷之

書蒙翁所藏黄華老人真蹟後

右黄華老人書三十三字吾外舅裳翁先生所藏翁及天全翁徐公所題皆在焉老人本金人姓王氏名庭筠字子端號黄華舉進士官至翰林修撰書學宋米元章論者謂其冐次不在米下此詩已斷裂不能讀而字畫遒逸可玩裳翁題五字筆意渾成天全併稱為得意信然而天全此書亦奇偉絶俗雖稱三絶可也某將南歸時裳翁指此書謂曰子至姑蘇必見此翁某未至數日而翁已卒歸見裳翁已卧病不能語嗚呼異代不足論

二翁雖異尚殊見皆盖世人豪而亦不可作矣可勝慨哉可勝慨哉

書蒙翁所藏西南夷圖後

我蒙翁所藏松雪西南夷圖後所識子昂二字及碑目小字皆非松雪書盖臨本也卷中有潛溪頤菴兩先生詩後題百餘字亦我翁親筆故自可寶畫不必論也翁既没卷藏於從子坪後十有七年某乃獲見焉三復展玩不知涕淚之交頤也

書林藻帖後

右唐林藻深慰帖藻字緯乾莆田人父披為饒陽郡守有子九人世所稱九牧林氏者也藻貞元七年進士嘗試珠還合浦賦人謂之神助官至嶺南節度副使有書名而傳世甚少宋宣和書譜所載惟此而已今唐帖如歐虞顏柳世所盛傳者皆不復多見況其餘乎此帖僅一紙歷數百年而不失可謂難矣匏菴吳先生得而藏之因為題其後云

書虞邵庵墨蹟後

右虞邵庵先生八分擬峴臺記四字篆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十二字楷書記文一通詩跋各一首書家者流所謂人品高師法古者殆兼有之此危太樸家物屢傳至左庶子吴君原博葢百四十年於今矣祠堂記及跋皆先生所著文意高雅臺記出文定世所傳誦固不俟論而王荆公詩筆亦與近時俗學不同雖謂之三絶可也原博博古能文且精書法其以予言為將無

同乎卷尾有黄晉卿題名宋景濂陳衆仲吳師道跋語又出三絶之外詩所謂尚有典型者竊有慨焉姑識卷末以俟後來君子

書岳陽樓圖詩後

江漢間多層樓傑閣而岳陽為最洪都之滕王西山在眺武昌之黄鶴漢陽川樹可俯而數也滄海吾不得而見之天下之大觀於此焉盡自唐以後數百年兹樓之興廢屢矣予過岳時吳都憲與巽吳太守行驗實修之

為簷三疊棟宇新構而階級不具未可登眺洞庭之波濤浸乾坤浴日月含括萬象者第得之舟中顧望之餘不能無憾比北歸聞樓成而雷火碎其上太守懼稍損其高而重覆之今存者僅二疊然其雄偉固在也每覩世所傳圖畫而不得再至其地未嘗不悵然感之河間太守謝君道顯得此圖寓至京師學士大夫能詩者多賦其上予欲效之而情興荒落才力弗稱竟不能就也姑述其所見如此

懷麓堂集卷四十一